Clio Trigorin :

7.20,2069：

拥有巨大的助推器，宇宙飞船“TENACITY”（韧性号）是太空中装配过的最大的建筑物。即使当助推器离开后，在大约10小时之内，她将仍然伟岸。所有的这一切只能给予三十人，Clio Trigorin想到。我们第一次到达月球时有三个人，到达火卫一时有七个，火星有五个，土卫六有十一个……她想了一会这是否可以计划到一个幂级数，然后轻哼了一声；这样想得足够远，它会带你到有一天整个人类会走到宇宙的边缘。

出租车船在机器自动控制下滑行驶入码头，船上的Clio和其他六个人走出来，跳入韧性号的巨大腹部。在她出来的路上，Clio透过出租车船的窗户最后看了一眼遥远的地球，只看到了一点非洲、南极洲和南美洲。这可能是她离开之前最后一次这样直观地看到地球了，但是这对她来说并不像其他人那般多愁善感。她第一次看见地球是在十六岁，她去那里读大学；即使她已经喜欢上她的收养家庭，她的情感焦点依然在火星的那些红色的平原、锋利的火山口壁和巨大的山峰上，那里是她长大的地方。

不过，她还是确保最后看了一眼。它们正绕着地球转，然后返回到远地点，也就是它们轨道上的最高点；在它们下面，印度洋南部迅速消退，今天它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云层覆盖。在这个轨道上再绕一圈，它将靠近北极、远离南极进入太空；他们将又一次看到西伯利亚、北冰洋和格陵兰岛，这些庞然大物占据整个荧光屏;再一次地，他们将看见地球随着他们向南摆渡而落下——最后，巨大的反物质发动机助推器将推动他们向上，而不是开始回落,在南极上空，他们将继续在一条直线上,前往在天空中第三亮的星星；在遥远的南方星座人马座发出的耀眼的光，现在似乎正悬挂在她的头上，对面是明亮的蓝白相间的后退的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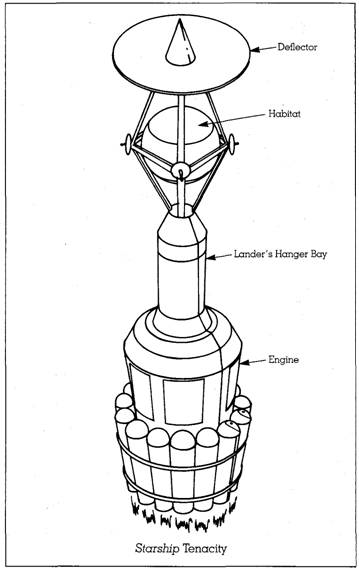
Clio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也停下来向外看了一会儿; 然后，船慢慢地转了个弯，把地球从他们的视野中移开了，只留下一个遥远的半月牙对着一大片星星。大家默默地转过身去。

他们都手拉手，沿着走廊飘过，直到回到自己的住处。Clio把一小包个人用品放进了储物柜，然后在屏幕上查看了她的日程安排。毫不奇怪，作为探险队的历史学家，她被邀请坐在驾驶舱客座上，用于助推和之后的太阳系外注射，但在那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她一直没有特别的事情做。

微弱的电话铃声响起; 她打开屏幕，发现Olga姨妈和Jason叔叔发来视频通话。她咧嘴一笑——他们是她最喜爱的亲戚，他们从火星回到地球长途跋涉只为了看她的飞船离开（即使杰森坚定地坚持说，这主要是为了回家庆祝他母亲明年的100岁生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Clio说。

坚韧号仍然如此接近地球，甚至没有明显的无线电延迟；只有靠近远地点的时候，你才能容易辨认出无线电信号需要一些时间来回传播。Clio心想，那将会改变的；最终他们将距离地球四又三分之一光年，而无线电以光速传播，也就意味着发送信息和接收答案之间至少要经历八年又八个月的时间。即使是在火星和地球相距最远的时候，当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太阳在它们之间，无线电必须经过远距离中继，信号和答复之间的时间差也从来没有超过45分钟。在一阵悲伤中，她意识到叔叔婶婶都已经70多岁了，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面对面视频了。

她会想念他们两个的，尤其是Jason叔叔，因为Jason的记忆将成为《From the Moon to the Stars》（从月亮到星星）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本书她倾向去认作是她的主要作品。



“你还好吗，Clio？”Olga问道。

“我很好。我只是在想我将要走多远，和再一次见到你们两个还要多长时间。”

“你会的，”Jason说。“你很可能不到三十年就回来了——从妈妈一路走过来判断，我们家的预期平均寿命大约是两百岁。”

“给Amber祖母一个拥抱，和她道歉我不在那里，”Clio说。“我很抱歉错过她的百岁生日，但是任务计划者还规划了其他的事情。”

“她会明白的。你知道的，她曾经和宇航员结过婚，”Jason说道。

Clio对这个有一点担心的是，Jason的父亲，她的祖父Chris Terence，在她出生的几十年之前死在一次任务中。没有疑问地，如果Clio这样死去，她的家人也会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只是希望你可以好运，然后指明避开家族职业有多难，”Jason说。

Olga朝她咧嘴一笑，说，“别让他困扰你了。我们都很骄傲。等你回来的时候过来看看我们吧——到时候我们才一百岁，而且火星看起来对老年人很好。”

“火星？”Clio说。“你要回来了！”

“当然，”Olga说。“这是家呀。”

Jason点了点头。“重游地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提醒我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在Crater Korolev（科洛夫火山口）永久停留。你肯定还记得，Clio?噢，地球上有博物馆、图书馆和夜生活……但是，你最后一次爬上一座山，向外眺望一片平原，并且确信你可以从四面八方看到26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那片土地上却没有一个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为了谨慎起见，Clio点击了桌面终端（通信器）上的锁，但是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Jason意识到她在做什么，大笑道，“420千米。抱歉。我一生都在使用米，但是英尺对我来说更重要。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之前取笑你，Clio，但在你决定要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度过余生，而不是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在太空飞行之后，这确实有点好笑——”

Clio 耸了耸肩。“在为飞船存储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带走了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此外，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能给我打电话的地方，那里也没有委员会，而有充足的时间去安静地读书和思考。那里是历史学家的天堂。”

他们又聊了几分钟，但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对彼此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随着星际飞船离地球越来越远，无线电开始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达飞船和家之间，他们会想念彼此的通讯；他们都希望通话另一端的人快乐健康，对话很快就结束了。

他们挂断电话后，Clio发现自己几乎有一个小时无事可做。她已经在这艘飞船上巡航四个月了；而路过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她已经去了很多次的。第一次探索其他星系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足够多不同的项目是多么重要，这样就不太可能会感到无聊，或者说至少相当容易缓解。

和Jason叔叔和Olga婶婶的通话让她的思绪再次飘向了“家族事业”。12年前当她离开火星时，还是一个安静、勤奋的16岁女孩，她主要想的是最终亲眼看到地球的辉煌。头几年，她把父母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一部分钱都花在了地球这边的账户上，过得非常好——城市里人山人海，大海茫茫，天气晴好，出门不用穿加压服，博物馆、音乐会、剧院应有尽有。哈佛给了她一个极好的机会去研究她在夏天看到的所有东西，去了解所有丰富的体验：声音、气味和颜色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很自然地进入了历史研究生院。